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代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戰國楚人居原弟子為楚大夫愾其師放逐作九辯述其志以悲之又作神女高唐二賦皆寓言託與有以諷也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楚原 戰國時楚人名平別号是均仕楚為三闖大夫懷王重其才新尚華 潛而疏之乃作離 騷莫王感悟襄王時復回 諫原於江南原作漁父謠篇 必見志於五月五日 自沉汨羅江而死 汨羅江在湖南湘陰縣汨羅水物音覓

楚襄王 原為頃襄王名橫懷王也 也在位二十六年

屬 之欲切音屬 聚也 會也 又記也 付也

郢 以并切音穎 春秋時楚之郢邑 在今湖北有江陵縣境

下里巴人 謂俚俗之歌也 按此即傷曲事歌人人

此修者

陽阿 古之美歌者 因上謂歌曰 陽阿

薤露 古挽歌 言人命如薤上之露 易晞滅也 其次章

即高里言人死魂魄為羊蒿里也 本出于田橫門人

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 漢時因以為喪歌 至

孝延年始分為二曲 以薤露送王公貴人 以蒿里送士大夫 庶人 伍極極名

歌之謂之挽歌 薤露切

陽春 音械 一名首 古歌曲 今冬冬參逆陽春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龍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孟諸石海畔也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大二百九十一

之大哉小尺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

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溥曰都謂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不失之矣善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同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并為十一

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穎達曰

天運三百歲雌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子思謂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

珍寶充內外有倉廩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杆孟與杆同音于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言生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

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 而封齊 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為善舜之徒也 譬若鵲鵠飛且鳴矣 毛詩曰題彼鵲鵠載飛載

鳴毛萇曰題視也 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皆孫卿子文 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黻纁充耳所以

塞聰 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黻纁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 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滅之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不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

廣以為然。迺罷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歷下守戰之備。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彘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彘，瓠瓢也。文穎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言由鼃

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

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鼃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靡，爛也。土皮切。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 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為大司馬又曰孝哀傳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父安為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

漢書音義莊子曰附

離不以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

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

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祈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

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東觀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  
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曾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  
從一橫其說何  
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

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  
曰扶踈四布也  
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麻序曰元氣正  
則天地八卦寧無間言

至微也淮南子  
曰出入無間  
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  
曰擢

之纔為給事  
黃門不長作  
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

猶潦落不  
諧偶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將赤吾之族也

廣雅曰跌差也赤謂誅滅也

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服虔曰鹿喻在爵位者

離為十二合為六七

十二國已見上文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就秦為七

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

濟北四分五裂之國也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士則安失士則危

矯翼厲翻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空坏以遁

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睢入秦至湖見車騎曰

為誰王稽曰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鑿空坏而遁之坏普來切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應劭曰齊人著書所

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孟軻雖連聲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歧孟子章  
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今大漢左東

海應劭曰會稽東海也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番禺音潘後椒塗應劭曰漁越王都也蘇林曰番禺音潘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曰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鎖河休注曰斬胥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

嬰麀斬衰居倚廬史記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龍衣咸營于八區史記

魚鱗雜還徒合切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史記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臯陶戴緹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緝同緝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蓋言五尺豎子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言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

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子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子

胥死而吳亡種彘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為質於吳後越大

破吳五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穆公聞

也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